

唐宋明清时期僦骆道的交通及作用

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河南 三门峡 472000)

摘要: 在穿越秦岭的蜀道北段四道之中,僦骆道最为近捷,受到唐王朝的高度重视,多次整修道路,并在沿途置关、设驿,唐中后期,僦骆道尤为鼎盛,是官员商旅南入巴蜀的首要线路。五代两宋时期,僦骆道仍是重要的军事通道,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日趋显现。元明清时期,僦骆道成为民间商道和山区经济开发之路,在促进陕南秦巴山区经济开发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僦骆道;作用

DOI: 10.3969/j.issn.1672-0342.2016.02.018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342(2016)02-0065-07

僦骆道作为穿越秦岭的蜀道北段四道中最为近捷的交通线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学界的努力探讨,在线路走向、历史地位等问题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然而,仔细爬梳这些研究成果,总觉得许多观点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本文拟在参照以往研究基础上,对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僦骆道交通及作用进行尝试性讨论,并求教于方家。

一、唐代的僦骆道

唐朝建立后,以长安为中心,辟若干大道,通往各地。入蜀大道,在沿用故道、子午道和褒斜道的同时,又重开僦骆道。《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盩厔县载“骆谷关在县南一百二十里。武德七年开骆谷道以通梁州,在今关北九里,贞观四年移于今所。”《太平寰宇记》记载相同,但强调“此道近代废塞,唐武德七年复开”^[1]。严耕望根据《隋书·地理志》周至骆谷关置“关官”记载,认为“是隋世已复开,唐初复治之”^[2]。“关”是交通线路的控制性工程,设“关”之处必有交通路线经过。严氏之说,抓住了关之要害。所谓“复开”,应是在隋基础上,对僦骆道的再次整修,包括整修道路和重置骆谷关。武德七年所建骆谷关在今周至西南黑水河西侧支流陈家河河谷的官城沟,贞观四年(630)南移九里,在官岭梁南侧半山高处的官城子设立新关。此次移关,僦骆道线

路是否有所移动和整修,难得其详。但揆度当时形势,理当伴随着相应的道路进行了整修。唐在立国不久,百废待兴之际,即两次整修僦骆道和关隘,其对这条古道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目的显然是要充分利用它位置适中、道路近捷的优势。

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政府又对僦骆道进行了第三次整修。《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八《洋州》真符县载:“(洋州)北六十里……本汉安阳县地。唐开元十八年,梁州长史韦敬祖奏于此置华阳县,取古华阳之地为名。天宝三年废。八年,王珙开清水谷路,复于梨园置华阳县。其年因凿山路得玉册,遂改为真符县,仍隶京兆府,北去府四百余里。至十一年,又隶洋州;其年,以县去州偏远,移县就桑平陆。”华阳即今洋州北之华阳镇,地处僦骆道上,北枕秦岭,西临将军山,东依高峰山,处于南端有开口的山间小盆地中。华阳之西有一形似一头巨象的象鼻山耸立,将西边道路堵死,形成华阳一条古道南北通行的格局。开元十八年(730)唐将原属兴道县的华阳地区划出,设华阳县以为镇守,治今华阳镇。经过短暂废县后,天宝八年(749)又重置华阳县于梨园,当仍在华阳镇附近。《舆地纪胜》卷一九〇《洋州》华阳关谓“唐柳宗元作《馆驿使壁记》,论扞蔽长安之名关有八,而华阳关居其一。盖华阳一带,实为秦蜀扞蔽重地。今之真符县,即华阳县也。”可知华阳县或据关而

收稿日期: 2016-04-23

基金项目: 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08BLS001)

作者简介: 李久昌(1960-),男,山东菏泽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文化遗产。

立县。出于置县扼关镇守的需要,天宝八年王珙整修了傥骆道清水谷路。所谓清水谷,陈显远考证在今洋县四郎乡田家岭一带^[3]。此说恐不确。王珙奏开清水谷路,因置华阳县于梨园,则清水谷当距梨园不远。天宝十一年(752),改隶洋川郡,移县治于桑平店,亦当在华阳镇之南。严耕望认为,华阳其地外绕层峦叠嶂,有四塞之固,内则西水萦其前,沃田数十顷,而海拔在1000公尺以下,焉深山中稀有之小盆地,盖所谓清水谷,宜其为山县设置之所^[4]。其说甚是。华阳县附近,越秦岭主峰一段,盘山路曲折回旋、萦回绵亘,“屈伸八十里,凡八十四盘”^[5]。唐赵元一《奉天录》卷三“六师巡狩,驾次骆谷青山,有八十四盘,直上千仞,山势峡。攀萝登陟,见蓬莱之远岫;遥望五峰,似一拳之培。山顶无草木,直下望烟霞。”元稹《望云骅马歌》写道“五六百里真符县,八十四盘青山驿。掣开流电有辉光,突过浮云无朕迹。”王珙所开清水谷路,当是整修傥骆道八十四盘艰险道路。

其后,德宗建中年间、宪宗元和年间唐王朝又先后两次对傥骆道进行过整修。其中,建中年间的整修仍在华阳。《舆地纪胜》卷一九〇《洋州》碑记栏《华阳寨摩崖石刻》注释云“骆谷路华阳寨下有大溪,俟冬水落,则见大字刻之道旁”。石刻谓“建中三年造此得意阁并回河镇,同节度副使张大侠,石工沈长俊记”。在右侧1米处,又有直书2行5字“打碑本强诮”。惜记载简略,其具体整修情况,难以详知。

除上述5次整修外,李之勤认为在唐后期还有一次兴修新线以联系傥骆道和荔枝道之事。他据《五代会要·道路门》(唐明宗)天成三年……四月,洋州奏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驿”这段记载,联系唐天宝十五年(756)洋州治所由西乡(今西乡县)改易兴道(今洋县)的史实,推断唐后期曾兴修了兴道、西乡两县间百余里的驿道新线,以联系蜀道北段的傥骆道和南段的荔枝道^[6]。若李氏所说无误,则此次兴修新线,不仅实际构成一次重要改线,而且也是傥骆道在唐代的第六次整修。

傥骆道山高水深,峭壁悬崖,道路险恶。曲折复杂的地方,必须修成栈道才能通行。2000年代以前,考察所见傥骆道计有栈道遗迹15处,其中西骆峪河谷7处;八斗河、大蟒河河谷4处;黑河河谷3处;西水河谷1处^[7]。这些栈道建设年代不详,但主要应是在魏晋至隋唐时期。这与文献记载大体是相吻合的。

傥骆道自唐初开通,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沿

途一直未置驿。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的《唐六典》明确记载骆谷关以无驿道列为中关。傥骆道获得官驿大道地位的时间,史籍缺载,但由王珙开清水谷路事迹,推断应是在这一时期。贞元二十年(804)柳宗元作《馆驿使壁记》已明确记载“自长安至盩厔,其驿十有一。”惜未载明具体驿名。据文献记载和研究,目前可以肯定其确为唐驿的有细柳驿(今长安区细柳村)、钟阳驿(今周至牛东镇一带)、骆口驿(今周至西骆谷口)、青山驿(今洋县周至交界处兴隆岭附近)、渭水驿(今洋县周至太白县交界处,渭水上源的都督门一带)、白草驿(今洋县白石乡白草村)等。揆诸情理,傥骆道沿途各州县如户县、周至县、洋州真符县、兴道县和城固县等重要地点,当时自然是会设置驿站的^[8]。因为按唐代制度,三十里一驿。七百多里的傥骆道,至少应设有20多个驿站应是无疑的。《新唐书》卷一三二《刘知几传》提到杜鸿渐经户县时,官员盛厨传以事招待“厨驿丰给”。刘禹锡《传信方》记有一则陕州王及在骆谷驿站治愈痔瘡事“及早充西川安抚史判官,乘骡入骆谷。及宿有痔疾,因此大作,其状如胡瓜,贯于肠头,热如塘灰火,至驿僵仆。主驿吏云:此病某曾患来,须灸即差。即命所使作槐汤洗热瓜上,令用艾灸,至三、五壮,忽觉一道热气入肠中,因大转泻,先血后秽,一时至痛楚。泻后随失胡瓜所在。登骡而驰。”^[9]傥骆道驿站的设置,保障了交通往来的畅通和安全。

除驿站外,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的得意阁,则是傥骆道上一处具有标志性的接待往来官宦的重要设施。事见前引《华阳寨摩崖石刻》。据考察,得意阁在今洋县华阳镇南端西水河干、支流夹流交汇处的南岸山脚下,一块巨大的连山石上,山石直伸入河中,周边是悬崖峭壁。傥骆道从峭壁下穿过。得意阁下的石阶上延伸着古栈道,总长6米,有圆形栈孔12个,双行排列。得意阁紧挨华阳寨,山寨常驻重兵镇守。德宗时又设回河镇,驻有同节度副大使。得意阁当为驻军大员和地方官游宴之所,也是接迎往来傥骆道官宦使臣之地。

在穿越秦岭的蜀道北段四道之中,傥骆道自长安至汉中里程和谷长都是最短的,更方便首都长安与汉中、四川的联系。唐初以来,傥骆道的六次整修,特别是天宝年间傥骆道上升为官驿大道,使得傥骆道的交通能力空前提高,在促进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天宝十四载(754)安史之乱爆发,不久,长安失陷,玄宗循故道逃往四川,群臣追驾不及,纷纷

由傥骆道南下。颜真卿《颜府君神道碑铭》谓:“十五年,长安陷,輿驾幸蜀,朝官多出骆谷,至兴道,房琯、李煜、高适等数十人尽在。”^[1]

安史之乱后,关中丧乱之余,藩镇割据,“唐室威命,不复能及”^[2],“税赋不入于朝廷”^[3]。四川在唐前期就是重要的财政来源地之一,此时在“扬一益二”形势下,四川在支撑唐王朝的大后方和保障财政方面更是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贞元二十年柳宗元撰《馆驿使壁记》,在当时入蜀四道中独举傥骆道。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对子午道、褒斜道、故道等均未立专条,而对傥骆道,则在周至县和兴道县下均立有专条,且谓其间已置驿。可见傥骆道在唐中后期的重要程度。而由于柳宗元、李吉甫的特殊身份,其看法实际也代表了当时官方的认识。在此背景下,唐中后期傥骆道使用最为频繁,在军事交通和人员往来方面的作用最为突出。

军事交通方面,唐中后期军队经行傥骆道较大规模的有5次,但两次都与唐皇南逃有关。一是建中四年(783)冬,唐德宗由奉天经傥骆道幸汉中。泾原兵变中,朱泚叛据长安,德宗先逃往奉天(今乾县)。勤王大将李怀光与朱泚通谋叛乱,奉天危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命部将,取傥骆道北援。德宗从奉天经武功,至周至,入骆谷,逃往汉中。《旧唐书》卷一一七《严震传》载“车驾发奉天,及入骆谷,李怀光遣数百骑来袭,赖山南兵击之而退,輿驾无警急之患。”“由是百官从行者皆得入骆谷。”^[4]“自是关中多故,朝廷每由骆谷而南,以其道近且便也。……宋白曰:自兴元东北至长安,取骆谷路,不过六百五十二里。是往来之道,莫便于骆谷也。”^[5]二是广明元年(880),唐僖宗由长安经傥骆道幸汉中。是年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进围长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云“田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上趣骆谷……戊子,上至婿水……丁酉,车驾至兴元。”其他三次则与平叛有关。一是代宗大历元年(766)杜鸿渐出骆谷讨剑南叛将崔宁。二是宪宗元和元年(806),因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据成都,唐神策军使高崇文自斜谷出兵,分遣李元奕领平叛偏师取道傥骆道快速南下,配合主力平定叛乱。三是文宗太和九年(835)十一月,李训因政变失败,奔至骠屋终南山,为镇遏使宗楚所擒,械送京师,途中被杀。以上5次军事行动皆与叛乱有关,逃生和平叛,要在迅速,傥骆道近捷,自然是不二的选择。

人员往来方面,严耕望曾总结说“朱泚之

乱,德宗由骆谷道幸兴元。自此行旅益盛,朝臣文士取此道者甚多。”^[6]其实,自安史之乱后,官宦文人及百姓取此道往返川陕已颇为频繁,行旅渐盛。杜甫带领全家入蜀避乱走的即是傥骆道,留下诗篇说“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宝应元年(762)九月,唐代宗诏曰“敕: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随身器仗等,今日以后,除郎官、御史、诸州部统进奉事官,任将器仗随身,自余私客等皆须过所上具所将器仗色目,然后放过。如过所上不具所将器仗色目数者,一切于守捉处勒留。”^[7]可见不但私客多,而且使客、军健、地方进奉等公行均取傥骆、子午道,以致政府需要专门规定,严加管理。大臣赴任、回朝以及出使南诏,亦多经由此道。肃宗时杜鸿渐以丞相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赴任与还朝均经行傥骆道。代宗时岑参赴嘉州刺史,宪宗时太常少卿武少仪和司封员外郎李逢吉等出使南诏,亦取傥骆道。武元衡任剑南节度使,入蜀自斜谷而下,元和八年(813)返回时,则取傥骆道,行至骆谷拜相。十三年(818)权德舆罢山南西道节度使回朝,也是经傥骆道回长安,中途病重,至洋县白草驿病故。左降官赴贬所,通常经由此道。宝应二年(763)二月,宰相来瑱贬播州尉,出长安至郿县赐死。郿县地处傥骆道北端起点,说明其赴播州将由此道。

中晚唐诗人中,元稹的影响是突出的。元稹曾两次入蜀,均取傥骆道,并创作了30余首行旅诗,记述沿途风光和驿站情形。第一次在元和四年(809)三月,元稹为监察御史去东川(今四川三台)查办案件,自长安出发,取道骆谷,途经骆口驿、青山驿、汉川驿,入褒城,赴东川,作《邮亭月》《使东川·骆口驿二首》《山枇杷》《南秦雪》《清明日》《梁洲梦》等诗纪行。其中《山枇杷》诗云:“往年乘传过青山,正值山花好时节。”“往年乘传”说明此次经过骆口驿、青山驿是旧地重游,诗人在此前已多次经行傥骆道。元和十年(815)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第二次入蜀。白居易等人相送至户县东傥骆道上泔水桥,并赋诗为记。元稹《泔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诗云“今朝相送自同游,酒语诗情替别愁。忽到泔西总回去,一身骑马向通州。”白居易《醉后却寄元九》诗云“蒲池村里匆匆别,泔水桥边兀兀回。”泔水桥即唐时郿县东傥骆道上的一座跨泔水之桥,“蒲池村”在郿县东,泔水西,为由长安赴骠屋必经之地。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任骠屋县尉,其《南秦雪》云:“往岁曾为西邑吏,惯从骆口到南秦。”在近两年

的县尉生涯中,多次穿行傥骆道,两度至骆口驿,有四首诗写骆口驿。《再因公事到骆口》诗云:“两度见山心有愧,皆因王事到山中。”所谓“王事”,当指元和初征讨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之供顿事务。盩厔县扼傥骆道北口,作为傥骆道之首县,在西川之役的军需供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晚唐诗人行经此道的还有许多。元稹《使东川·骆口驿二首》序云“东壁上有李二十员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题名处,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题《拥石》《关云》《开雪》《红树》等篇,有王质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元稹提到的骆口驿两壁题名、题诗便有李逢吉、崔韶、白居易、王质夫等人。说明中唐前期,唐人在骆口驿留题就已遍布四壁了。有统计显示,在唐代入蜀四道歌行题咏中,傥骆道数量之多,仅次于褒斜道,可见文人经行之频繁。

由上可见,唐中期以后傥骆道已成为关中向南跨越秦岭、通向蜀汉的重要驿道,也是傥骆道使用频繁、发展鼎盛的时期,在沟通唐都长安与巴蜀地区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诚如李之勤所总结的“在傥骆道的发展历史上,隋唐五代是个重要时期。作为首都长安和山南、两川之间的重要驿道之一,傥骆道在这一时期使用最频繁,作用最显赫,政治地位大大提高。”^[4]

二、五代两宋时期的傥骆道

五代以后,国都东迁,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迁,关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复往昔,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也随之下降。《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六谓其“渐成荒塞”。虽然傥骆道已不复唐代的繁华,但其军事守备意义犹在。后唐明宗时,为“粮戍稍便”,曾欲加整修,终因“险阻尤甚”、工程浩大而止。《五代会要》卷五《道路》载:后唐长兴四年(933)正月,“西京留守王思同进拟开骆谷路图”。原注说“上指山险谓侍臣曰‘如此之险,何以开通?’左右奏曰‘据兴元关内兵戎交番,乃转饷大散,修开斜谷路,迂回校五百里。如从骆谷,自雍京直抵兴元,粮戍稍便。然此路险阻尤甚,以此竭力开通,将来霖雨,亦烦修葺。’上僭从其奏,竟无成功而止。”

北宋时期,傥骆道情况有所改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曾设驿置邮的子午、褒斜等蜀道,都失去了驿道的地位,而傥骆道和故道却仍都置驿,保持着官驿大道的地位。据宋敏求《长安志》载,京兆府长安有秦川驿,户县有户县驿,周至县有周至县驿,再南有樱桃驿、三交驿、林关驿、大望

驿等。傥骆道北段的线路也稍有变化,出山之口由西骆谷移至东骆谷。《长安志》卷一八载,周至县有“洛谷,在县南三十里,有道入洋州。”此洛谷指东骆谷,即新口峪,又作辛口峪。新口峪路优越之处,在于从骆峪关(今官城子)向东,取道较宽平、开阔的官岭梁上,新口峪内的道路又多为山腰礧路,较汉唐傥骆道旧线,既可免躋行阴暗幽深的峡谷陡崖之间,又可免多次涉渡之劳。《方輿胜览》卷六八《洋州》形势及《輿地纪胜》卷一九〇《洋州》八关都记载,洋州八关中有白椒关,专门负责防守来自东骆谷的敌军。

李之勤曾引用熙宁年间曾知洋州事的著名文学家文同《奏为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状》,分析北宋傥骆道发展特点,认为“论其所重,似乎仍在于军事”^[4]。洋州州治傥城,城池年久失修,且州地广阔,山高林深,常有盗贼出没。文同甫一上任,即上疏《奏为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状》,确有固城添兵,加强洋州防务的意图。但另一方面,洋州是傥骆道、荔枝道必经之地,“汉唐之际,已名重郡”^[4]。宋代更发展为川陕间重要的商业与交通枢纽。《輿地纪胜》卷一九〇《洋州》称其“上通荆楚,旁出雍商,商贾贸易毕至之地,衣被秦楚蜀,有足仰者。”文同奏状描写更为详细生动“右臣切见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汉水之上,川陆平衍,广袤千里,东北诸山,萦带联属,径路盘屈,隙穴深远,上通荆楚,旁出歧雍。其中所产,济人急用之助,品目甚众,旦夕赢犂,道路不绝;闾巷井邑,百货填委,实四方商贾贸易毕至之地,衣被秦蜀,有足仰者……管内三县疆境绝为旷阔,高山深林,蔓衍重复,直与巴、达、金、凤、永兴、凤翔等处唇齿相密,其远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亦不下三四百里。中间有如子午、骆谷之类,斜通直达,径路不少,私商暗旅,出入如织。”^[4]以茶盐为代表的贩运性商业更是空前繁荣。熙宁九年(1076)七月文同奏状谓“臣窃见本州买卖茶货,行之日久。……本州管内三县版籍,有主客凡四万八千余户,此旧数也。其实比之今日,财付六七尔。大率户为五口,亡虑二十四万余口,口日食盐二钱,日费盐三千余斤。往时茶乡人户,既得各自取便卖茶,于是陕西诸州客旅,无问老少,往来道路,交错如织,担负盐货入山,并在州县村乡镇市坐家变易。”^[4]北宋时,凤翔府辖有周至、宝鸡等十五务,专司征收过往商税,其中即有“骆谷务”。熙宁十年(1077),骆谷务商税额有“一千五百四十贯八百二十八文”,而周至务也不过四千余贯,足证傥骆道商贾往来之盛。洋州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川陕贸

易的发达。因此,文同的固城添兵,防范管制的对象,不仅有“凶盗剿掠”,还有所谓的“私商暗旅”。而后的活跃恰恰反映了入宋后傥骆道发展的新特点,即傥骆道在经济方面的作用日趋显现。这对后世傥骆道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影响。可惜,这一发展趋势很快受到影响。

南宋时期,以秦岭为界,与金对立,傥骆道被分割在南北两个政权统治下,军事作用再次强化、突出。《舆地纪胜》卷一九〇《洋州》引《洋川志》曰“子午、骆谷两路,重岗绝涧,危崖乱石,自古为形势之地。……国家于骆谷口置石佛堡……皆备御之要也。”石佛堡在今周至县西南厚畛子老县城村,地处秦岭深处主脉与南脉之间。南宋在此设置堡寨,目的在于防止金兵沿傥骆道南下。绍兴十年(1140)秋七月,“辛未,金人犯盩厔县,王俊逆战于东洛谷,却之”^[1]。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攻宋,宋将吴玠等分道反击,统制姚仲由骆谷出兵,指向关中。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春,期望恢复故土的陆游来到南郑入王炎幕府,襄理军务。南郑是南宋与金对峙的边境重镇,骆谷是王炎当时重点警戒之处。陆游多次东至骆谷巡视,并在诗中屡屡提及。《夏夜》:“我昔在南郑,夜过东骆谷。”《春日登小台西望》:“散关驿近柳迎马,骆谷雪深风裂面。”骆谷一带南宋有大批军队驻防。《纵笔》:“千艘冲雪鱼关晓,万灶连云骆谷秋。”骆谷也是军情信息传送通道,入夜烽火不绝于道。陆诗中写到骆谷烽火者也特别多。如《夜读唐诸人诗多赋烽火者因记在山南时登城观塞上传烽追赋一首》:“青荧并骆谷,隐翳连郿县。月黑望愈明,雨急灭复见。初疑云罅星,又似山际电。”《忆南郑归游》:“千艘漕粟鱼关北,一点烽传骆谷东。”《冬夜闻雁有感》:“从军昔戍南山边,传烽直照东骆谷”《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感怀》:“雪云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在这些直接写骆谷的诗句中,“烽火”成为诗人百般咏唱的景观,从中可以体会傥骆道烽火形式和使用的情况,亦足见骆谷道在当时南宋抗金中的重要性。难怪朱东润先生论曰“陆游的看法,始终着眼骆谷。……陆游的眼光是从这一条路直取长安。”^[2]

三、元明清时期的傥骆道

元明清时期,见于文献的傥骆道记载较少,显见傥骆道地位已大不如前。嘉庆《汉中府志》卷一《舆图》“华阳图说”云“惟洋县至盩厔,为古骆谷、傥谷,唐德宗幸兴元路也。山程七百余里,中

间并无州县。查终南、太白两大山,其脊背在盩厔之南,洋县之北,林深谷邃,蟠亘千里,为梁、雍第一奥阻。”《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谓时任华阳县丞的谢大名由华阳县向北访查傥骆道沿途古迹,“老林中拔木通道,两面古树,一径蟠折。竟日在青雾苍烟中行走,沿途无客店安顿,为裹粮而前,则捷径不易行矣。”但傥骆道并未像有学者所说那样“已经废塞”^[3],而是进入了傥骆道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期,一方面统治者对傥骆道沿线的军事防御、政治控制、社会治安有所加强,另一方面,随着陕南秦巴山区移民涌入,垦辟益广,傥骆道成为山区民间商道和经济开发之路,在沟通民间经济联系,促进山区开发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军事方面,明清数百年间,全国基本处于统一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发生在傥骆道上的战事相对较少,主要是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平定吴三桂叛乱和清朝中后期的白莲教起义、三才峡木工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和云南李永和、兰朝柱起义等,在入陕活动时,傥骆道及沿途关隘、要地都曾多次成为争夺的战场。如明崇祯九年(1636)七月,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闯王高迎祥在黑水峪(今周至县境内)时,遭明军围攻,兵败被俘。清同治二年(1863)十月,太平天国将领蓝大顺率众千余进军关中,由洋县出新口峪,沿傥骆道攻陷盩厔县城。

除了这类突发的较大规模军事行动外,对统治者而言,日常更大的隐患和威胁,主要还是山民与过往客商及藏匿其中的所谓“贼寇”。明中后期以来,进入陕南秦巴山区依山就食者众多,尤其是清康熙时期,招民开垦,四方人民入山谋生者日多,形成了十分猛烈的移民浪潮。大量流民沿傥骆道涌入深山老林,引起统治者忧虑。嘉庆《汉中府志》云“地广而阻,人杂而繁,万一奸徒潜发,区画维艰,未雨绸缪,尚无良策,此守土者所为愀然长虑也。……而骆谷、傥谷之路通,山南边腹,防维胥立,宵小不敢生心。”^[4]因此,统治者通过添设机构、增加驻军,以资弹压。早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元政府即“以南山把口子巡哨军人八百户,于盩厔县之杏园庄、宁州之大昌原屯田”^[5],以维护各谷口治安。明嘉靖元年(1522)又在今周至县西南约一百里处设十八盘巡检司,县南约一百七十里处设柴家关巡检司。《明世宗实录》卷一六载“嘉靖元年六月,设陕西盩厔县所属柴家关、十八盘二巡检司,各置巡检一员,以其地多盗故也。”清康熙《周至县志》卷三《古迹》骆谷关条载“二关俱设巡检司,官吏各一,弓兵

共八十人,藉以弹压邪谋,搜剔奸宄,绿林气焰由此浸衰。”二关巡检司均居于傥骆道北端。

清道光四年(1824),清政府又在南宋时的石佛堡,清称佛爷坪的地方增设佛坪厅,由武官佛坪营守备、把总驻守,文官同知管民政。清代厅级行政区划,分“正厅”和“散厅”,佛坪厅为散厅,属汉中府管辖,级别比县级高半格,军事性质更重要。次年建成佛坪厅城,最盛时常住人口达3万余人。佛坪厅位于傥骆道中段。毛凤枝《南山谷口考》称“由佛坪厅城西北行可达郿县,东北行可达周至,亦要地也”^[2]。在此设治,确可发挥安抚流民、剿灭匪患、控制要道、稳定边防的重要作用。清政府又分别派分防千总驻守厚畛子、黄柏原,巡检驻袁家庄。华阳镇也另置县丞分管,由华阳营都司驻守。嘉庆十三年(1808),裁华阳营参将、守备,改设都司、千百总,其分防区域大大超过了华阳镇范围,进入周至老林地区。随着佛坪厅治的设置,傥骆道的一些线路,又被重视而得到整修。清道光年间朱光祖出任佛坪厅抚民同知,主持整修道路多处。现存佛坪老县城的道光十八年(1838)《重修文庙碑》,记述了朱光祖修筑大坪袁家庄水冲道路80余里及当地士绅捐钱修路事。在厚畛子西南钓鱼台黑河边保留有砭道遗迹,崖壁上刻有“朱公砭”3字。偏桥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朱光祖撰《重修渭水河石桥碑》,记述了其修凿这段道路、架设石桥的事迹。

经济方面,明清以前,傥骆道的发展主要是伴随统治者政治与军事需要,道路选线及维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军事需求的带动。明清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的巩固,经济发展受外来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少,而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则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康乾以来,招民开垦,陕南秦巴山区成为清代重要的移民迁入区,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同时,陕南秦巴山区的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发,森林采伐与木材加工业、造纸业、矿产开采与冶铸业、木耳、香蕈、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业相继发展,铁厂、木厂、纸厂、炭厂、耳厂、药厂等手工业作坊遍布。据清人卢坤《秦疆治略》统计,周至县,“道光三年查明男女共三十万六千余名口”,“道光三年查明山内客民十五万有奇。兼有大木厢三处、板厢十余处、铁厂数处,供厢之人甚伙”。光绪《洋县志》称,康熙中期,洋县“东路之椒溪、蒲河,北路之华阳山,僻远尤甚,多招徕附籍之人”。嘉庆时,洋县北部至周至县南部的广大山区,外来移民更多。“各省流民,结棚垦荒。秦

岭、厚畛子、黄柏园、神仙洞等处,大小木厢百数十处,匠作负运,多者一厢至一二千人,少亦以数百计”^[2]“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山内居民,当佃山内有竹林者,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处处有之,借此图生者,常数万计矣”^[3]。随着人口、村落增多,老林的渐次垦辟,傥骆道沿线地区的道路也逐渐开辟,经周至穿越秦岭的道路由唐代的一条逐渐变为多条道路。这些新路多倚傥骆道拓展延伸而来。李之勤指出“傥骆道的北端出山之口,不仅是一个西骆峪口,而是可以有其东面的新口峪、黑水峪和西面的泥峪等多处。出黑水峪可由傥骆道上的厚畛子镇(亦称后畛子)沿黑河干流东下北折,或从傥骆道上的骆谷关附近(有新旧二关,一在黑河支流陈家河底,一在北山坡。明清时期称为十八盘关,北侧山岭因被称为官岭或十八盘岭)东下转黑河干流。……黑水的支流王家河、虎豹河、板房子河等河河谷,都分别有细路南越秦岭,以通宁陕县(今老县城村)、柴家关、袁家庄(今佛坪县城)、黄金峡等军事要地。……新口又称辛口、洛谷、或东洛谷,有路南经青冈坪,越十八盘岭至陈家河谷的樊家台与傥骆道相连。泥峪也有路南越一脚踏三县(山名),至黑水支流八斗河谷与傥骆道相通。”^[2]黑河与渭水河之分水岭秦岭梁上立有清代所立石碑一方,记述咸丰年间修庙祀神之事,其中写道“兹古秦岭,昔有文公药王观音太伯财神山神诸尊神庙一座,创始嘉庆。斯庙也,地处峻峰,人迹罕稀,乏力穷工,庙貌仄陋,神灵显赫,道途渐通,北达省垣,南通蜀道,经商从径,山开地辟,人烟稠密,拜谒大兴。”^[4]这实际也是清代傥骆道交通发展的写照。随着人流、物流的逐渐活跃,傥骆道沿线集镇逐渐增多,厚畛子、佛坪厅治(老县城)、华阳成为各种商人、工匠聚集的交通要地和主要集镇。此外还有周至马召镇、天青镇、都督门镇、大蟒河、太古坪,洋县茅坪、铁冶河、纸坊、平堵,太白黄柏园、二郎坝等。在人类活动与自然条件的双重影响下,从出现之始,就体现出军事交通特色的傥骆道,至清代成为军事政治功能与经济联系作用相互结合、补充的道路系统。傥骆道在促进山区开发和经济联系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堪称山区民间商道和经济开发之路。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蜀道北段穿越秦岭的故道、褒斜道、子午道等已基本上为现代公路所覆盖,而傥骆道只有较少一部分因修公路而遭破坏,其大部分因地势险峻而淹没在幽

谷老林之中,基本保留着古来的面貌,自然和人为的损失不大。如今已成为古代蜀道陆路交通方面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 [1] 乐史. 太平寰宇记 [M]. 王文楚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646.
- [2] 严耕望. 骆谷驿道 [M] // 唐代交通图考: 卷三·秦岭仇池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688, 692.
- [3] 陈显远. “傥骆道”初考 [J]. 文博, 1987(3): 42-48.
- [4]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 卷五六·陕西五 [M]. 贺次君, 施和金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40, 2668.
- [5] 李之勤. 阎守城, 胡戟. 蜀道话古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 79.
- [6]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陕西省志: 卷 26·公路志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62, 132.
- [7] 李之勤. 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M] // 西北史地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82-89.
- [8] 冯汉鏞. 古代秘方遗书集 [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178-179.
- [9] 董诰, 戴衢亨, 曹振鏞, 等. 全唐文: 卷三四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460.
- [10] 顾祖禹. 贺次君, 施和金点校. 读史方輿纪要: 卷五·历代疆域形势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40.
- [11] 刘昫. 旧唐书: 卷一四一·田承嗣传 [M]. 北京: 中华

书局, 1975: 3838.

- [12]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二三〇·德宗兴元元年 [M]. 胡三省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7411.
- [13] 王溥. 唐会要校正: 卷八六·关市 [M]. 牛继清校正.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2: 1352.
- [14] 李之勤. 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 [M] // 西北史地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82-102.
- [15] 文同. 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 卷三四 [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73: 695-698.
- [16] 徐松.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之一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5199.
- [17] 脱脱. 宋史: 卷二九·高宗本纪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546.
- [18] 朱东润. 陆游传 [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10: 120.
- [19] 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 西安古代交通志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58.
- [20] 严如煜. (嘉庆) 汉中府志校勘: 卷一·舆图·华阳图说 [M]. 郭鹏校勘.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2: 51.
- [21] 宋濂. 元史: 卷一〇〇·兵三·屯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568.
- [22] 毛凤枝, 李之勤校注. 南山谷口考校注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111, 121-122.
- [23] 严如煜. 三省边防备览: 卷九·山货 [M]. 清刻本.

责任编辑 任联齐

Transportation and Function of Tangluo Road during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Jiuchang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olden Triangle Area in Hena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
Sanmenxia Polytechnic, Sanmenxia 472000, Henan)

Abstract: Among the four roads crossing Qingling Mountains in the northern Shu Dao (ancient name of Sichuan road), Tangluo Road was fastest and most convenient, and it was highly valued by Tang Dynasty. It was rebuilt many times, and checkpoints and courier stations were set along the wa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Tangluo Road reached its peak and became the priority access to Bashu region for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During Five Dynasties,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Tangluo Road was still an important military passageway and its economic function began to appear. Duri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became the business road in folk and the road to develop economy in mountainous area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y in Qin-Ba's mountainous country in south of Shanxi.

Key words: Tang Dynasty; Five Dynasties;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ngluo Road; function